

年画的记忆

◎杜光松(河南平顶山)

小时候放寒假,天气很冷,踏着积雪,小脸冻得通红,却喜欢跟着父亲走十几里路,到镇上赶年集、买年画。

集镇上人山人海,熙熙攘攘,叫卖声此起彼伏。我帮着父亲买完年货后,总要到新华书店去买年画。新华书店的墙上会挂出许多年画,琳琅满目,迎春气息扑面而来。不仅有五谷丰登、年年有余、鲤鱼跳龙门等喜庆年画,也有反映工农生活、带有宣传意味的年画,还有天仙配、白蛇传、杨家将、八仙过海、三英战吕布等传统年画。这些年画大多是暖色调的,色彩明亮,线条简洁,很受人们喜爱。

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漫长岁月里,中华民族通过年画表达对新年生活的渴望和热爱,贴年画也成为春节的重要文化象征之一。年画是中国绘画的一种独特门类,起源于汉代,发展于唐宋,盛行于明清。最早源于古代的门神画,古书《荆楚岁时记》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都

有记载。历史上,民间对年画还有着多种称呼,宋朝叫“纸画”,明朝叫“画贴”,清朝叫“画片”。清朝道光年间,文人李光庭在《乡言解颐》中写道:“扫舍之后,便贴年画,稚子之戏耳。”年画由此定名。

年画每年都要换新。年画上的人物,造型夸张,目光如炬,传说有镇宅驱邪的功效。后来卖年画的除了新华书店,街头巷尾的摊位上也有,挂在绳子上迎风飘展。那时候形容谁家的小孩子长得好看,便说“长得像年画娃娃”。你看,年画中的娃娃,白白胖胖,戴着红肚兜,骑着一条鲜红的大鲤鱼,被荷花或牡丹花装饰得花团锦簇,洋溢着浓郁的年味。



过年时节,小伙伴们无事可做,就到左邻右舍家中看年画。那时的房子大都是土坯房,东家买了一幅《萝卜丰收》,贴在屋里很亮堂。画面上,一个年轻妈妈挑着满筐刚收获的萝卜,带着两个女儿迎面走来。大大的萝卜惹人喜爱,母女三人眉开眼笑,喜气洋洋。西院家里贴的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,年轻的爸爸驾驶手扶拖拉机,在田里穿梭耕耘;秀美的妈妈抱着可爱的娃娃来到田间,给辛勤的爱人送来香喷喷的包

子和一壶热水,还特意煮了几个红皮鸡蛋。我家的堂屋里贴的是《科学种田夺丰收》,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,一群知识青年走出校园,离开城市,成为科学种田夺丰收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。

我国各地对年画称谓各式各样,北京叫“画片”“卫画”,苏州叫“画张”,浙江叫“花纸”,福建叫“神符”,四川叫“斗方”,不一而足。年画的出产地分成南北两大中心:南方在苏州桃花坞和广东佛山;北方在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。四川绵竹、江苏桃花坞、天津杨柳青、山东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在历史上久负盛名,被誉为“年画四大家”。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被誉为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,距今有800多年历史,代表作《和合二仙》,画中高僧寒山和拾得一人手执荷花、一人捧盒,取“和谐合好”之意。

年画,画年,是过年的画,更诉说着无数人的心里话。年画,代表着一种对于岁月的温情回忆,是反映老百姓美好愿望、寄托老百姓美好希望的一种艺术形式。以前,过年的时候,家家贴年画,寓意祈福纳财、风调雨顺、平安健康。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,人们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,大多数人家拆掉了老旧的土坯房子,盖起了漂亮的混凝土平房或者高大的楼房,贴年画这项传统年俗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

年画虽已淡出视野,但其承载的几千年国人记忆不会老去,它已融入我们的血液里,灵魂中。相信年画一定会以一种现代的形式,回归到我们过年的节日喜庆中。

春醒来的地方

◎陆新义(河南平顶山)

春眠在雪盖的大地上,春醒在柳枝上轻摇。

进工人文化宫南门,正北一路踏雪奔桥而去,园林里才有的拱桥两侧,四棵柳树疏朗着你的视线,那是柳干净的性格,风知道。

柳虽依然冬装,但新芽轻轻,不细看,还是冬的模样。此刻天作舞池,飘雪赶来舞场,绕这春醒的柳芽,行万千盛大的气象,在冬的国度里,那春正在悄悄出场。

柳,随处可见的普通,而文化宫的柳,真的太有人场。无论晨曦、正午,还是夕晖,无论桥两侧高大的风柳,还是临岸观水台枝条撩眉的垂柳,时刻有人相伴,柳叶也辉映出光辉。若遇长发少女上桥风起或柳下垂目,风摇柳枝,流晖成瀑,画面轮奂,这是文化宫别样的存在,那瞬间别处没有,遇见自是一眼千年,是你接不住的美好。

下桥,铺呈日状的开阔地带与灰、黑两色地板砖,分明成月牙状。再往里,是一层一层冬青月牙儿状,中间有红色的冬青月牙相隔,三重色月牙儿与黑色的月牙地板砖,合成半月,是日月同在的图案,与那风柳天成一景。春上柳梢头,秋日朗月照,此处四季皆成景。能看出,文化宫人在努力做自己。

说到春醒的地方——柳枝,不能不说唐人王之涣的“近来攀折苦,应为别离多”。折柳送别是古人的一种表达,它不同于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杯中酒,也不同于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的孤帆远影,它是接地气的小家碧玉,日子生活。而李白的那句“年年柳色,灞陵伤别”的意味悠长,包含了太多故人情。

去年单位正常退休,我习惯称呼的侯、海洋、老郑、李书记、李主席,办公大楼里已寻不到他们繁忙的身影,今年还有张主任和老陆我自己,别离从来不做挑选,是每个人生活的常态。

曾经虽已过去,但春仍要来。当到处都是春天了,更多新芽在长,你没了发现春天的欣喜,就像慢慢长大后,少了快乐一样。人不缺少情感,但许多情感或睡眠或变得迟钝,他需要唤醒。眼下花开脚步声,惹眼的柳醒,更让人盼望着春如约登场。

年过冬至日转意,岁到寒极暖知回。逢节人间万家事,最贵莫过至亲归。春节,团聚的日子,在公路上开始奔跑;年货,节的味道,在街巷已经开始风飘。

太多人又走到盼的路口,有家回的人年当然更好。

春风又绿江南岸,绝胜烟柳满皇都,最好的春天,是初春醒来的样子,在山坡,在田野,在爆竹声声除旧岁中,在欢天喜地中国年里。工人文化宫桥柳垂枝下,又会有无数快乐的身影。

是因为等你来,这里醒在柳枝新芽上的春天,才是当然的最好。

想回家看看。准确地说,是回到我童年生活的地方看看。

父亲去世早,十多年来,母亲和我们处在一起的时间最长。三年前,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离开了这个让她操劳一生的世界之后,二哥便不断吵闹着要我和父母居住的老院子。多少次,放假回家的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,看着柴门锈锁,抚摸着残垣断壁,听着一些嘈杂的声音,不开心的往事涌上心头。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,如今,这个似乎再有一点争吵声就会倒塌的老院子,成了我唯一的思念。

究竟有什么念想呢?是悬挂在树枝上的母亲的打枣棍,还是跑起来就吱吱作响的父亲的架子车?是蜷缩在墙角昏黄锈迹斑斑的烙馍鏊子,还是木板箱里那一兜散发着霉气的布鞋底子?

终是遂了二哥的心愿,我已成为游子。

天气预报说下午半晌有雪,吃过午饭我就早早出发。走的时候天色灰暗,似乎在酝酿一场雪,谁料半路上大雪已经纷纷扬扬。

十多年前,我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学校任教。那时在县城买不起房子,老家又远,春节放假母亲和我们几乎都是在学校度过的。冬天的小屋,煤炉子红彤彤的火苗精灵般地跳跃,炉子周边烤着花生、红薯、馍,女儿一会

儿给奶奶拣个烤出香味的花生,一会儿剥一块儿焦黄焦黄的馍片塞到奶奶嘴里,母亲苍老的脸上不时露出难得的笑容。有时候煤火快熄灭了,我便把火炉拎到室外,捡些干柴放里面,拿起扇子呼呼地扇。楼道里浓烟滚滚,炉子里的火呼呼往外蹿,我们围着火炉捂着嘴吭吭地咳着、笑着。飘扬的雪花,闪烁的火焰,沧桑的笑脸,诠释了子孝妻贤的欢乐。

母亲熬过生命的冬天,却在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永远离开了。雨湿桃花,泪洒地门,多少离愁,散在天涯。

雪愈发浓厚了,不敢有一丝大意。这洁白的小精灵化作梨花曼舞轻歌,我懂了:她是灵魂的舞者,要在短暂的时光里尽情展示生命之美!生命原本是璀璨的花朵,绽放是一种美丽,凋谢何尝不是孕育希望的重生之美?

晚上在二哥家住下。隔窗眺望,零零散散的方格子里透出昏黄的光,在皓皓白雪的映衬下犹如雪莲花开。夜色阑珊,一声狗叫在寂静的夜空里传得很远。黎明时分,狗睡着了,打更的鸡忘了啼叫。我忽发奇想:一个人站在深邃无涯的苍穹之下,看白雪卧坡,看还在熟睡的村庄,会是什么感觉呢?于是,我轻轻走出房舍,沿着山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

“不知天上谁横笛,吹落琼花满世间。”我叹服大自然的奥妙神奇。房檐滴水处冰柱悬挂,田间坡头上狐裘覆盖。唐朝诗人岑参看到边塞奇丽多变的雪景,写出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古佳句,让人忍不住想:雪是有温度的,她只是嫌春来迟,化作飞花;雪是有声音的,她只是如笛似箫,空灵悠远。

一只黑狗用爪子在雪地里快速刨着什么,不时发出几声低吼。我想到了张打油的那首《咏雪》:天地一笼



统,井上黑窟窿。黑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千年之前的一个卖油郎诙谐如此,的确令人捧腹。

雪地里走来一队穿红装的女人,到了跟前,看到她们扛着各式各样的西洋乐器。领队的自称余姐,据她说是来这里迎娶新娘。看她们一个个脸上汗涔涔赛桃红,想必是走了相当长一段路。听余姐介绍,她们这纯属民间娱乐活动,几个志趣相同的人组成一个队伍,专门从事婚嫁事务,苦点累点不算啥,图个开心。有个叫典典的女人,圆乎乎的脸盘盘漾着幸福的笑容,手里揉着一个雪球仰天长啸:“风雪压我两三年,我笑风轻雪如棉。心中仍有鸿鹄志,他日登顶笑苍天。”豪气冲天的气势不输须眉。

“苦点累点不算啥”,多朴实的话语!想想我们的民族,走过万水千山,历尽千辛万苦,却从未放弃对真理的追求,从未动摇坚定的信念,不就是因为对我们坚信:对于灾难和困苦,咬紧牙关扛过去,扎扎实实地干,泱泱中华一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!

雪借风势,风助雪威,漫天飞舞。我听到李白和雪的对话:“应是天仙狂醉,乱把白云揉碎。”几处竹林弯了腰,宁可在冷风中颤抖,也不愿匍匐在地。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喊:“一朝红日出,依旧与天齐!”

于是,我甩开脚步,在铺满白雪的山路上跑起来。

雪是有声音的

◎曹中贵(河南鲁山)